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爱经·红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 爱经·红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 爱 经

[古罗马] 奥维德 著  
戴望舒 译





## 前 言

《爱经》，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创作的一部著名长诗。

奥维德（公元前 43 年—公元 18 年）出生于一个骑士家庭，家境殷富，青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罗马研修过修辞学，后又到雅典深造。他父亲一生仕途不顺，谋官无望，就把希望寄托在奥维德身上。起初，奥维德遵从父愿，出任过一些低级官员。但是奥维德对诗歌情有独钟，最终经不起艺术的诱惑，放弃了摆在他脚下畅通的仕宦宏途，弃官从文，以诗歌艺术作为终生的追求。他的第一部诗集《恋歌》问世于公元前 15 年。到公元 2 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列女志》、《爱的艺术》、《论容饰》、《爱的医疗》等作品。但《爱的艺术》的发表，改变了奥维德的命运。公元 8 年，奥古斯都以《爱的艺术》有伤风化、破坏了他所推行的道德改革为由，下令将奥维德流放黑海岸边的托弥（今罗马尼亚康士坦萨）。当时罗马刚刚征服这一地区，到处是一片荒凉。在这种环境中，奥维德陷入极度孤苦、愁怨之中，唯有诗歌是他心灵的慰藉。他把这种心灵的痛苦倾注在诗歌中。在流放途中，他继续完成了《变形记》、《岁时记》。在 10 年流放生活中，他陆续创作了《哀歌》第 1、2、3、4、5 卷。直至在流放中孤寂地死去。

《爱经》实际上是一部诗体性爱教科书。作者在长诗的开头即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他说：“如果在这个民



## 爱 经

族里，谁还不懂得怎么去爱，那就请他来读我的长诗吧！这部作品会教给他爱的方法和技巧，只有具备了爱的技巧，人们才能在海上扬起风帆。有了爱的技巧，骑手才能敏捷地策马纵横。”

《爱经》全部是用双行体格律诗写成，共三卷。第一卷教导人们如何去各种热闹的公共场所和宴会上寻找动人的女子，如何通过结识侍女、赠礼送物、书信传情、坚持忍耐甚至发伪誓等，获得对方的好感和爱情。第二卷探讨怎样的两性关系才是理想的。作者先奉劝男人应像苏格拉底教导的“认识你自己”那样注意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适度，显得态度殷勤、关心对方，像服军役那样不怕吃苦忍辱等，以保持对方的爱情。在两性关系上，他认为男女的结合，必须要使双方都感到满足。“让男子和女子都同样感到欢乐，如果女方是完全被动的，她的行为完全是为尽义务，那就没有什么快乐可说了。”第三卷是专门为女子而写的。主要是指导女子怎样以化妆打扮、学习游戏技艺等手段施展女性魅力，吸引男子的倾慕爱恋。最后，奥维德还教导人们怎样掌握性爱的具体技巧，介绍得十分详细明白。

《爱经》一发表，立即引发了各种争论，称赞者有之，责难者更多。奥维德出生于战乱时期，生长于太平盛世，《爱经》反映的就是这一代人的享乐主义世界观。但是，《爱经》的轻佻内容，却又是和奥古斯都整顿社会道德风尚，恢复古代纯朴民风，巩固婚姻家庭关系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因而《爱经》被查禁，奥维德遭放逐，都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后来此书在文艺



复兴时期，被认为是两性关系很好的启蒙著作，但终因书中过多大胆坦率细致的两性描写，而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列为应查禁的书籍。就连素以无约束、无规矩闻名的美国海关和邮政总署也将该书列为禁书。







## 第一章

假如在我们国人中有人不懂得爱术，他只要读了这篇诗，读时他便理会，他便会爱了。用帆和桨使船儿航行得很快的是艺术，使车儿驰行得很轻捷的是艺术；艺术亦应得统治阿谟尔。奥托墨冬擅于驾车和运用那柔顺的马缰；帝费斯是海蒙尼亚的船的舵工。而我呢，维纳斯曾经叫我做过她的小阿谟尔的老师；人们将称我为阿谟尔的帝费斯和奥托墨冬。他是生来倔强的，他时常向我顽抗，但是他是个孩子，柔顺的年龄，是听人指挥的。菲丽拉的儿子用琴韵来教育阿喀琉斯，靠这平寂的艺术，驯服了他的野性。这个人，他多少次使他的同伴和他的敌人恐怖。有人说看见他在一个衰颓的老人前却战颤着；他的那双使赫克托尔都感到分量的手，当他老师叫他拿出来时，他却会伸出来受罚。喀戎是埃阿科斯的孙子的蒙师；我呢，我是阿谟尔的。两个都是可畏的孩子，两个都是女神的儿子。可是骄恣的雄牛终究驾着耕犁之轭，勇敢的战马徒然嚼着那控制着它的轡头。我亦如此。我降服阿谟尔，虽然他的箭伤了我的心，又在我面前摇动着他的明耀的火炬。他的箭愈是尖，他的火愈是烈，他愈是激起我去报复我的伤痕。福玻斯啊，我决不会冒充说那我所教的艺术是受你的影响而来的；传授我这艺术的更不是鸟儿的歌声和振羽；当我在你的山谷阿斯科拉牧羊



## 爱 经

时，我没有看见过格丽奥和格丽奥的姐妹们。经验是我的导师：听从有心得的诗人吧。真实，这就是我要唱的：帮助我吧，阿谟尔的母亲！走开得远些，你轻盈的细带，贞节的表征；而你，曳地的长衣，你将我们的贵妇们的纤足遮住了一半！我们要唱的是没有危险的欢乐和被批准的偷香窃玉；我的诗是没有一点可以责备的。

愿意投到维纳斯旗帜下的学习兵，第一，你当留心去寻找你的恋爱的对象；其次，你当留心去吸引那你所心爱的女子；其三，要使这爱情维持久长。这就是我的范围；这就是我的马车要跑的跑场；这就是那应当达到的目的。

当你一无羁绊，任意地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时光，你去选一个可以向她说“唯有你使我怜爱”的人儿。她不会乘着一阵好风儿从天上吹下来的；那中你的意的美人是应当用你的眼睛去找的。猎人很知道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张他的鹿网；他很知道在哪个谷中有野猪的巢穴。捕鸟的人认识哪儿是利于他的黎竿的树林；而渔夫也不会不知道在哪一条水中鱼最多。你也如此，要找一个经久的爱情的目的物，亦应该第一个知道在哪里能遇着许多少女。要去找她们，你也用不着坐船航海，也用不着旅行到远方去。珀耳修斯从熏黑的印度人中找到他的安德洛墨达；弗里基阿人掠到了一个希腊女子；我很愿这样。但是单单一个罗马已够供给你一样美丽的女子，又如此的多，使你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的城中有世界一切的美人。”正如迦尔迦之丰于麦穗，麦丁那之富有葡萄，海洋之有鱼，树林之有鸟，天空之有星，在你所居住着的罗马，也一样地有如此许多的年轻



的美女；阿谟尔的母亲已在她亲爱的埃涅阿斯的城中定了居所。假如你是迷恋着青春年少又正在发育的美女，一个真正无瑕的少女就会使你看中意了；假如你喜欢年纪大一点的，成千的少妇都会使你欢心，而你便会有选择的困难了。可是或许一个中年有经验的妇人在你是格外有情趣，那么，相信我，这种人更多了。

当太阳触到海尔古赖斯的狮子背脊的时候，你只要到贝乌斯门的凉荫下慢慢地去散步，或是在那个慈母为要加一重礼物到她儿子的礼物上，使人用异国的云石造成的华丽的纪念物旁闲行，不要忘记去访问那充满了古书的廊庑，名叫丽薇雅，这也就是它的创立者的名字。也不要忘了那你在那里可以看见那些谋害不幸的堂兄弟们的培鲁斯的孙女们和她们的手中握着剑的残忍的父亲的廊庑。更不要忘记那维纳斯所哀哭的阿多尼斯节，和叙利亚的犹太人每礼拜第七日所举行的大祭典。更不要用避开牝牛，埃及的披着麻衣的女神的神殿：她使许多妇女模仿她对宙斯所做的事。

就是那市场（谁会相信呢？）也是利于阿谟尔的，随他多少哗闹，一缕情焰却从那里生出来。在供奉维纳斯的云石的神殿下，阿比阿斯用飞泉来射到空中。在那个地方，有许多法学家为阿谟尔所缚，而这些能保障别人的却不能保障自己。时常地，在这个地方，就是那最善辩的人也缺乏了辞令：新的利益占据着他，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利害而辩论。在邻近，维纳斯在她的殿上以窘态笑着；不久前还是保护别人的，现在却只希望受人保护了。



可以尤其应在戏场和它的半圆的座位是撒你的网：这些是最富于好机会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某个勾动你，某个你可以欺骗，某个不过是朵过路的闲花，某个你可以和她发生久长的关系。好象蚂蚁在长阵中来来往往地载着它们的食物谷子，或是象那些蜜蜂找到了它们的猎品香草时，轻飞在茴香和花枝上。女子也如此，浓妆艳服着，忙着向那群众走去的戏场去；她们的数目往往使我选择为难。她们是去看的，可是她们尤其是去被看的；这在贞洁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你开端的啊，罗摩路斯，你将烦恼混到游艺中，掳掠沙皮尼族的女子给你的战士作妻子。那时垂幕还没有装饰云石的戏场，番红花汁还未染红舞台。从巴拉丁山的树上采下来的树叶的彩带是不精致的剧场的唯一的装饰品。在分段的草地的座位上，人们都坐着，用树叶漫遮着他们的头发。每个人向自己周围观望，注意他所渴望的少女，在心中悄悄地盘旋着万虑千思。当在号角声中一个狂剧令人用脚在平地上顿了三下时，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罗摩路斯便发下暗号给他部下夺取各人的猎品。他们突然发出那泄露阴谋的呼声奔向前去，用他们的贪婪的手伸向年轻的处女身上。正如一群胆小的鸽子奔逃老鹰之前，正如一头小绵羊见了狼影儿奔逃，沙皮尼的女子们也一样地战颤着。当她们看见那些横蛮的战士向她们扑过来时，她们全都脸色惨白了：因为她们都很惊慌，虽然惊慌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有的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有的坐在位子上晕过去了；这个默默地哭泣，那个徒然地喊着她的母亲；其余或是呜咽着，或是惊呆了；有的不动地站着，有的想逃走。人们便牵着那些女子，注



定于她们婚床的猎品，有许多因为惊慌而格外见得美丽了。假如有一个女子太反抗，不肯从那抢她的人，他便抱她起来，热情地将她紧贴在胸头，向她说：“为什么用眼泪来损了你的妙目的光辉呢？凡是你父亲用来对你母亲的，我使用来对你。”哦，罗摩路斯！只有你能适当地奖赏你的士兵：为了这种奖品，我很愿意投到你的旗帜之下。这是一定的。由于对这古习惯的忠实，直到现在，剧场还设着为美人们的陷阱。

更不要忘了那骏马竞赛的跑马场。这个聚集着无数群众的竞技场，是有很多的机会的。用不到做手势来表示你的秘密，而点头也是不需要的，去表示含有一种特别作用。你去并排坐在她身旁，越贴近越妙，这是不妨的；狭窄的地位使她和你挤得很紧，她没有法子，在你却幸福极了。于是你便找一个起因和她谈话，起初先和她说几句普通的常谈。骏马进了竞技场，你便急忙的去问她马的主人的名字；随便她喜欢那一匹马，你立刻就要附和她。可是，当那以壮士相斗作先导的赛神会的长行列进来时，你便兴高采烈地对她的保护人维纳斯喝彩。假如，偶然有一点尘埃飞到你的美人的胸头，你便轻轻地用手指拂去它；假如没有尘埃，你也尽管去拂拭：总之你应当去借用那些冠冕堂皇的由头。她的衣裙是曳在地上吗？你将它揭起来，使得没有东西可以弄脏它。为了你这种殷勤，她会一点不怒地给你一个瞻仰她的腿的恩惠作报赏了。此外你便当注意坐在她后面的看客，恐怕那伸得太出的膝踝会碰着了她的肩头。这些琐细的事情能笼络住她们轻盈的灵魂：多少多情的男子在一个美女身旁成功，就因为他小心地安好一个坐垫，用一把扇



子为她摇风，或者放一张踏脚在她的纤足下。这一切获取新爱情的好机会，你都可以在竞技场和为结怨的烦虑所变作忧愁的市场中找到。阿谟尔时常欢喜在那儿作战。在那里，那看着别人伤痕的人，自己却感到受了伤；他说话，他为这个或是那个相扑人和别人打赌，他刚接触对方的手，他摆出东道去问谁得胜，忽然一枝飞快的箭射透了他；他呼号了一声；于是起初是看斗的看客，如今自己变成牺牲者之一了。

不久之前，凯撒给我们看那海战的戏，在那里，波斯战舰和凯克洛泊斯的儿郎的战舰交战，那时两性的青年从各处跑来看这戏；罗马在那时好象是个世界的幽会地。在这人群中，谁没有找到一个恋爱的对象呢？啊啊！多少的人被一缕异国的情焰烧得焦头烂额！

可是凯撒准备去统一全世界了；现在，东方的远地啊，你们将属于我们了。巴尔底人啊，你们就要受罚了。克拉苏斯在你的墓中享乐啊；而你们，不幸落在蛮族手中的旗帜啊，你们的复仇者已前进了；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他就有英雄的气概，虽则还是个孩子，他却已指挥那孩子力所不及的军队了。懦怯的人们，不要去计算神祇的年龄罢：在凯撒们中，勇敢是超过年岁的。他们的神明的天才是走在时间的前面而发着怒，不耐那迟缓的长大。还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谛伦斯的英雄已经用他的手扼死两条蛇了：他从小就做朱庇特的肖子了。而你，老是童颜的巴克斯，你是多么伟大啊，当战败的印度战栗在你的松球杖前时！孩子啊，这是在你祖先的保护之下和用你祖先的勇气，你将带起兵来，又将在你祖先的保护之下和用你祖先的勇



气战胜他人：一个如此的开端方能与你的鸿名相符。今日的青年王侯，有一朝你将做元老院议长。你有许多弟兄；为那对你弟兄们的侮辱报仇啊。你有一个父亲：拥护你父亲的权利啊。交付你兵权的是国父，也是你自己的父亲；只有仇敌，他才会篡窃父亲的王位。你呢，佩着神圣的武器，他呢，佩着背誓的箭。人们会看见，在你的旗帜前，神圣的正义走着。本来屈于理的，他们当然屈于兵力了！愿我的英雄将东方的财富带到拉蒂姆来。马尔斯神，还有你，凯山神，在他出发时，助他一臂的神力罢，因为你们两个中一个已经成神了，另一个一朝也将成神的。是的，我预先测到了，你将战胜的，我许下一个心愿为你制一篇诗，在那里我的嘴很会为你找到流利的音调。我将描写你全身披挂，用一篇理想的演说鼓励起你的士卒。我希望我的诗能配得上你的英武！我将描写那巴尔底人反身而走，罗马人挺胸追逐，追逐敌人时从马上发出箭来。哦，巴尔底人，你想全师而退，可是你战败后还剩下些什么呢？巴尔底人啊，从此以后马尔斯只给你不吉的预兆了。世人中之最美者，有一朝我们将看见你满披着黄金，驾着四匹白马回到我们城下。在你的前面，走着那些颈上系着铁链的敌将们：他们已不能象从前一样地逃走了。青年和少女都将快乐地来参与这个盛会，这一天将大快人心；那时假如有个少女问你那人们背着画图上的战败的王侯的名字，什么地方，什么小川，你应当完完全全地回答她；而且要不等她问就说；即使有些是你所不知道的，你也当好象很熟悉地说出来。这就是幼发拉底河，那在额上缠着芦苇的；那披着深蓝色的假发的，就是底格里斯河；那些走





过来的，说他们是亚美尼亚人；这女子就是波斯，它的第一个国王是达纳爱的儿子；这是一座在阿凯曼耐斯的子孙的谷中的城。这个囚徒或者那个囚徒都是将士；假如你能够，你便可以一个个地照他们的脸儿取名字，至少要和他们相合的。

筵席宴会中也有绝好的机会，人们在那里所找到的不只是饮酒的欢乐。在那里红颊的阿谟尔将巴克斯的双臂拥在他纤细的臂间。待到他的翼翅为酒所浸湿时，沉重不能飞的柯毗陀不动地停留在原处了。可是不久他便摇动他的湿翅，于是那些心上沾着这种炎热的露水的人便不幸了。酒将心安置在温柔中使它易于燃烧；烦虑全消了，被狂饮所消去了。于是欢笑来了；于是穷人也鼓起勇气，自信已是富人了；更没有痛苦，不安；额上的皱纹也平复下去，心花大开，而那在今日是如此希罕的爽直又把矫饰驱逐了。在那里，青年人的心是常被少女所缚住的；酒后的维纳斯，更是火上加油。可是你切莫轻信那欺人的灯光：为要评断美人，夜和酒都不是好的评判者。那是在日间，在天光之下，帕理斯看见那三位女神，对维纳斯说：“你胜过你的两个敌人，维纳斯。”黑夜抹煞了许多污点，又隐藏了许多缺陷。在那个时候，任何女人都似乎是美丽的了。别人评断宝石和红绫是在日间的，所以评断人体的线条和容貌也须在日间。

我可要计算计算那猎美人的一切的汇集处吗？我不如去计算海沙的数目罢。我可要说那拔页，拔页的沿岸和那滚着发烟的硫磺泉的浴池吗？在出浴时，许许多多洗浴人的心中都受了伤创，又喊着：“这受人称颂的水并没有象别人所说的那样合